

# 兩尊臺灣南部的早期鎮殿媽造像

## Two Early Matzu Sculptures at the Main Hall of Two Mazu Temples in Southern Taiwan

林春美<sup>\*</sup> Chuen-Mei Lin

### 摘要

媽祖傳說於 11 世紀末以里中巫身份興起，12 世紀末晉封為妃，到 18 世紀上半漸有天后稱謂。其神像造形也因封號，在頭飾與服裝間起變化。本文以明代后妃服飾為基礎，探討兩尊臺灣南部較早的鎮殿媽，輔以 15-18 世紀相關媽祖書刊插畫。結果顯示：臺南市開基鎮殿媽屬 17 世紀下半葉的天妃造形，其花冠延續明代渦形翠雲樣，組成菱形如意雲於冠身正中，兩側飾以尖雲蓮瓣；其袍服與搭配件承襲傳統：大帶紐從胸腹之間垂下、垂在最外層。北港朝天媽的頭飾在花冠頂增列九龍，冠側飾翔鳳，屬后級的九龍二鳳冠。兩尊媽祖雖皆著龍紋盤領袍，但朝天媽蔽膝完整呈現帝王級正面坐龍於立水壽山之上，僅呈現大帶紐末端，屬 18 世紀下半葉的天后造形。

**關鍵詞：**媽祖、龍鳳冠、九龍冠、盤領龍袍

---

\* 林春美，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副教授。

Chuen-Mei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ology,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Abstract

The cult of Mazu, the patroness of sailors, originated as a female village shaman at the end of the 11<sup>th</sup> century in neighborhood of Putian, near Xinghua, Fujian Province. At the end of the 12<sup>th</sup> century Mazu got the honoured title of “princess” and kept it until the first half of 18<sup>th</sup> century, when the higher title of “heavenly empress” was bestowed. The form of Mazu figure was altered because of the new title, by varying the head dress and costum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conography of two early Mazu sculptures at main hall of temples in Southern Taiwan,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costume of Ming empress and princess as the basis, included the illustration from the books of Mazu legend and stories between the 15<sup>th</sup> and the 18<sup>th</sup> century as reference. The analysis has shown several key points: the Mazu sculpture in ‘The First Grounded Mazu Temple’ in Tainan City c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7<sup>th</sup> century. Her head dress reflects the typical decoration as auspicious cloud on the middle of the crown with lotus leaves on both sides. Her costume and the style of her accessories continued the traditional manner: the tie band for the apron (bixi) hung under the breast and the rest band descended on the surface layer, down to the ground. The sculpture of Chaotian Mazu at Chaotian Temple in Beigang wears a crown decorated with nine dragons in parallel and two flying phoenixes behind the ears. Such kind of dragon decoration belongs to the empress. Both Mazu sculptures wear the decorated dragon garment in one piece, similarly to caftan, but with band collar. The evident difference by Chaotian Mazu, dated back to the second half of 18<sup>th</sup> century, is in the description of a sitting dragon in the front above the sea weave with protruded rocks on the apron, whose design patented to the emperor only. Such kind of appearance symbolized Mazu as “heavenly empress”.

**Keywords:** Mazu (the patroness of sailors), crown decorated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crown decorated with 9 dragons, garment with dragon pattern and band collar



## 壹、前言

近 30 多年來臺灣媽祖文化，因配合每年農曆 3 月 23 日的慶生活動，舉辦研討會<sup>1</sup>而逐漸成爲顯學。早期以媽祖廟作爲古蹟與歷史建築的研究<sup>2</sup>、調查項目，逐漸有專書介紹媽祖<sup>3</sup>與臺灣媽祖廟<sup>4</sup>等，益加豐富、多元。這些多著重於整理媽祖生平、媽祖信仰文化圈或論述寺廟建築體的形制與裝飾變遷。在劉文三 1976 年出版的專書《臺灣宗教藝術》中，媽祖是第一尊探討的神明。他認爲，媽祖優雅的女性美與千里眼和順風耳的男性粗獷相對照，是中原文化柔能克剛的精神表現。1981 年他又出版《臺灣神像藝術》，於〈天上聖母—媽祖〉一節中，提供臺南境內珍貴的媽祖神像圖片。<sup>5</sup> 福建林祖良於 1989 年發表《媽祖》專書，詳論媽祖生平之外，列舉福建地區收藏的媽祖神蹟繪畫、雕塑與明末古籍中刊刻的媽祖聖像，奠定研究媽祖造像的基礎。<sup>6</sup> 陳清香在 1997 年媽祖信仰研討會中專論北港朝天宮鎮殿媽祖和觀音殿觀音造形，首次深入探討帝后服飾，以瞭解臺灣媽祖之造形；但卻指出：媽祖依循明、清兩代帝王后妃的冠服，爲一特有的綜合式樣。<sup>7</sup>1998 年 Reitenbeek

<sup>1</sup> 1987 年莆田舉行「媽祖千年祭學術研討會」之後，引發各地媽祖文化盛會。比較著名的有：民國 79 年（1990）朝天宮與福建莆田湄洲天后宮合作舉辦「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5 年後於北港再度舉行研討會，見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臺中：臺灣省政府，1997 年），頁 1。1995 年澳門也跟進召開「媽祖信俗歷史文化國際研討會」，以及「海峽兩岸媽祖文化研討會」等陸或臺灣舉行，出版如林瑤棋主編，《兩岸學者論媽祖》（臺中：臺灣省各姓氏淵源研究學會，1998 年）。而臺灣除了原來朝天宮的研討會之外，近年亦有配合大甲鎮瀾宮的文化活動舉辦「媽祖國際研討會」、彰化縣文化局委辦「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大陸則有南京、天津與煙臺（長島）等地的媽祖文化旅遊節慶，及學術交流。公元 2000 年以來，這些大、小不一的研討會不勝枚舉。

<sup>2</sup> 最早的調查報告有：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臺南市政府，《臺南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1996 年）。徐明福、徐福全，《臺南市媽祖廟之變遷》（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 年），頁 2-15。近年有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 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於《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2 期（2007 年），頁 191-266。

<sup>3</sup> 媽祖生平傳記最詳盡、最有系統的是 1978 年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該書依據 1961 年於日本完成的博士論文，先分別發表於刊物，後集成專書，中譯本於 1995 年出版。其他較早撰述媽祖生平與信仰的書還有蔡相輝 1984 年通過的博士論文《明清政府更迭與臺灣民間信仰關係之研究》包含媽祖信仰，1989 年抽出一部分增補後，以《臺灣的王爺與媽祖》書名出版；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2000 年），書中〈媽祖身世傳說的演變〉，發表於 1993 年的《臺灣文獻》，44 卷第 2 期與第 3 期。

<sup>4</sup> 陳世賢，《臺灣的媽祖廟》（臺北：遠足文化，2006 年）。

<sup>5</sup> 見劉文三，《臺灣宗教藝術》（臺北：雄獅圖書，1995 年），7 版 4 刷，頁 23-25，（1976 第 1 版）；劉文三，《臺灣神像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2），頁 85-93，（1980 年自序）。

<sup>6</sup> 林祖良，《媽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sup>7</sup> 陳清香，〈北港朝天宮內供像造形初探—以正殿媽祖像和觀音殿觀音像爲例〉，於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 年），頁 160。



在研究媽祖神繪畫文中，或因媽祖庇佑行船者與消災解難的特質，提出媽祖造形受觀音菩薩影響，但沒談到兩者服飾有別。此外，他在論文中還論述收藏於阿姆斯特丹（Rijksmuseum）的七幅媽祖神蹟畫的圖像風格與意涵。<sup>8</sup>

進入 21 世紀，媽祖神像藝術因展覽而多增專文和學位論文。莊伯和在 2002 年媽祖展圖錄中引用劉克莊（1187-1269）「青圭蔽朱旒」詩句，詮釋宋代的媽祖似已頭戴冕旒、手執玉圭<sup>9</sup>了。謝宗榮於 2008 年在〈媽祖的神格及其造像藝術〉文中，提出臺灣媽祖常見「天后」造型且富獨創風格，但他未深入明代服飾演變的脈絡，也認為媽祖的頭冠為九旒冕冠，穿著龍袍搭配霞被。<sup>10</sup>

碩士學位論文共有 3 本探討媽祖造像藝術：2008 年李美娟評論，<sup>11</sup>王永裕（2002）<sup>12</sup>與吳榮賜（2006）雖以造像藝術或美學為研究主題，卻只依據歷代的輿服特徵來推測媽祖形象，略嫌不足，且都未論及媽祖造像的時代風格；她認為研究媽祖造像宜考慮傳統宗教造像的特質和造像儀軌。這 3 本論文論述不夠入微，尤其吳榮賜本身雕刻神像，雖於文中圖繪說明媽祖服飾，<sup>13</sup>但未更進一步比較民間匠師所使用的造像名詞與法定服飾名稱的區別，也沒說明媽祖穿著哪些是超出法定。李美娟引用廟宇管理委員的解說，正確提出大天后宮媽祖戴九龍二鳳冠，<sup>14</sup>卻未繼續探索龍鳳冠的原委，結論依然沿襲媽祖戴冕冠之說。

媽祖是臺灣民間信仰的重要神明之一，其服飾形制眾說紛紜，急待釐清。本文目標就此問題，以漢人較早開發的臺灣南部鎮殿媽祖為研究對象，即臺南市開基天后宮鎮殿媽（以下簡稱開基鎮殿媽）與雲林縣北港朝天宮鎮殿媽（以下簡稱朝天媽），探究此兩尊神像的服裝服飾，闡明其形制意涵。前者特殊的造形未見於南部地區，後者所戴的龍鳳冠脈絡清晰，足以佐證後來媽祖冠飾的演變。

服飾為神像造形的重要元素，其改變則順應身份與頭銜，因此，在進入鎮殿媽神像的形式風格與服飾分析之前，先簡介媽祖生平傳說，並整理媽祖歷代受封的關鍵性封號，作為服飾表徵身份詮釋的基礎。

<sup>8</sup> Klaas Ruitenbeek, 1998. "Mazu, the Patroness of Sailors, in Chinese Pictorial Art," *Artibus Asiae*, 58(1-4): 281-329.

<sup>9</sup> 莊伯和，〈從臺灣媽祖形相看美感特徵〉，出於林泮沂，《歷代媽祖金身在新港》（嘉義新港：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2002 年）。莊伯和詮釋「青圭蔽朱旒」的結果有待商榷，參見圭的形制，於〔元〕脫脫等撰，〈輿服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一百五十一，志第一百四，頁 3531-3532。

<sup>10</sup> 謝宗榮，〈媽祖的神格及其造像藝術〉，出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臺灣媽祖文化展》（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8 年），頁 38。

<sup>11</sup> 李美娟，《臺南地區媽祖造像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年），頁 20-21。

<sup>12</sup> 王永裕於 2002 年探討媽祖與其侍從千里眼和順風耳的造像意涵，見王永裕，《臺灣媽祖造像群像藝術研究》，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sup>13</sup> 參看吳榮賜，《臺灣媽祖造像美學研究》，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第三章第五節，頁 118-145。

<sup>14</sup> 李美娟，《臺南地區媽祖造像研究》，頁 49、頁 117。



## 貳、媽祖生平傳說與敕封

媽祖顯靈的傳說流行於宋朝元祐（1086-1093）初，逐漸發展成完整的故事。她起初以里中巫身份助人，死後立廟；這其間，流傳各種庇護船行事蹟，最後成為神女。<sup>15</sup>宋徽宗宣和5年（1123）路允迪出使高麗，一路受媽祖庇佑，安然返回，特賜莆田神女祠「順濟」額。<sup>16</sup>宋代神祠無爵號者先賜廟額之後，才加封爵。爵位依人間侯王，女神封夫人，再封妃；封號最初2字，再加4字等。<sup>17</sup>頒賜此祠額正顯示媽祖生無爵位，與傳說卑微的巫媪身份相符。

宋高宗紹興12年（1140）進士廖鵬飛撰寫「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時，增加媽祖出生地、姓氏與更多神通事跡，稱她為通天神女湄洲林氏。紹興26年（1156）神女以靈驗聞名於朝廷，封靈惠夫人。<sup>18</sup>此時，人們心目中的湄洲神女林氏，除了在海寇盤桓、怒濤洶湧之時庇護船行以外，還能言人吉凶，而且回應解除水旱、癘疫崇降的祈禱。<sup>19</sup>按樓鑰（1137-1213）記載，宋光宗紹熙3年（1192）媽祖女神由「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晉封為「靈惠妃」，擁有女神最高爵位，所穿著的朱衣<sup>20</sup>符合宋代后妃身分。

元代至元15年（1278），元軍攻下福州、泉州之後，因媽祖保護海道，成為舟師漕運所恃之神明，信徒以為「天大海匹敵，海大湄洲神女能司之」，即於至元18年（1281）晉封為「護國明著天妃」，表示無比尊崇。<sup>21</sup>媽祖也因元代南糧北運，從泉州神女被誤稱為海神後，普及成全國性的航海守護神。<sup>22</sup>

<sup>15</sup> [宋] 譜說友，《咸淳臨安志》（揚州市：揚州古籍，1986），卷七十三，頁14-15。參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1-3。

<sup>16</sup> [宋] 譜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三，頁14。參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90-94。石萬壽，《臺灣媽祖信仰》，頁48。徐明福、徐福全，《臺南市媽祖廟之變遷》，頁10-13。國立成功大學，《臺南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頁12-13。

<sup>17</sup> 參見〔元〕脫脫等撰，〈禮八〉，《宋史》，頁2561。〔清〕徐松輯，〈禮二十〉，《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767-768。並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99。

<sup>18</sup> [宋] 譜說友，《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三，頁14。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95；他在該書第8頁中論及媽祖出生地，引用1214年才成書的《莆陽比事》，因此，該文媽祖出生地紀錄就晚70多年。歷代褒封匾與「湄洲嶼志略」封號，參見林祖良《媽祖》，頁28。石萬壽，《臺灣媽祖信仰》，頁39。

<sup>19</sup> 引用蔣維鈞編校，《媽祖文獻資料》，頁1-3。

<sup>20</sup> 參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4-5；朱衣是宋代后妃四種服裝中的一種，參見〔元〕脫脫等撰，〈輿服三〉，《宋史》，頁3534。

<sup>21</sup> [明] 宋濂等撰，〈世祖七〉，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十，頁204。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104-105。

<sup>22</sup> 參見〔明〕宋濂等撰，〈成宗三〉，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卷二十，頁426與同版本元史，〈順帝六〉，卷四十三，頁916。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107-112。



1302年黃淵（1231-1312）撰寫「聖墩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說媽祖是姑射（仙山之一）神人之處子，普陀（觀音）大士之千億化身。<sup>23</sup>這種附會異象反映在一百年後，永樂12年（1414）道家經典《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以下簡稱老君說天妃經）<sup>24</sup>的內容中，確立了媽祖從天上降生人世間的時間與濟世能力，按該經：

媽祖為天上斗中的妙行玉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3月23日由太上老君遣下凡消災解厄。人世間的妙行玉女生來通靈，長而神異，為世人扶難拔苦。她功圓果滿之後，白日上升天界，接受老君敕封「輔斗昭孝純正靈應孚濟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當時，她又發了15項救濟誓願，內容除了原來的救舟船、驅逐邪祟使家門清淨、捕盜斬惡和扶持產難之外，還新增神通功能：令風雨順時而安樂太平、修行果滿、爵祿亨通以及超脫生死等。發願完，老君又賜衣冠與龍車鳳輦，以及千里眼、順風耳等隨從、將帥，佐助威靈。

這部15世紀初的《老君說天妃經》呈現萬事通的威靈女神，影響後來的媽祖故事。例如萬曆（1573-1620）前後刊出的《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sup>25</sup>、《新刻宣封護國天妃林娘娘出身濟世傳》<sup>26</sup>（或稱《天妃娘娘傳》）、《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收錄的「天妃娘娘」（萬曆20年，1593）、《天后救苦靈驗妙經》<sup>27</sup>（康熙60年，1721），以及《天后顯聖錄》<sup>28</sup>（雍正3年，1725，重刻）中的「天妃誕降本傳」。後者沿用十七世紀中葉《天妃顯聖錄》書中的內容，完整記載媽祖生平資料，把她的個性、神通力來源等都交代清楚。

<sup>23</sup> 引用蔣維鈞編校，《媽祖文獻資料》，頁24-26。

<sup>24</sup> [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於《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1995年），第19冊，洞神部，本文類，頁0104-0106。目前見有該經卷首天妃像，林祖良（頁52-53）引用永樂12年刊本，中國美術全集引用永樂18年刊本，見王伯敏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20：版畫》（臺北：錦繡出版社，1994），圖30。

<sup>25</sup> 林祖良於《媽祖》書中頁52，引用萬曆元年（1593）版本，該書中所附天妃像與日本公文書館所藏版本在刻的刀法上稍有出入，明顯是不同版本。公文書館所藏版本無確定紀年，但書中有羅懋登序言，提到萬曆紀元之癸巳得搜神記於三山富春堂，此書在這之後才刊刻。

<sup>26</sup> [明]吳還初編，〈新刻宣封護國天妃林娘娘出身濟世傳〉，陳支平主編以〈天妃娘娘傳〉為篇名，錄於《臺灣文獻匯刊》（北京市：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輯，第15冊。

<sup>27</sup> [清]方行慎編，《天后救苦靈驗妙經》，上、中、下，康熙60年（1721）寶曆辛丑季秋穀旦出刊。該書上卷的內容類似《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但是內文把天妃稱謂改成天后，下卷闡明彰善瘴惡。該書編排與《天后顯聖錄》類似，有聖像和湄洲嶼地形圖。聖像造形與《天后顯聖錄》中的不同，但是地形圖相似，只是順序稍有出入，而且建築較少。

<sup>28</sup> 有關《天妃顯聖錄》的刊行問題，李獻璋引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本，從寫序者的生平與增補內容詳細考證刊刻時間應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及該書的版本和影響《天后顯聖錄》的出刊，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39-46；林祖良《媽祖》書中相關《天妃顯聖錄》為1650年出刊，仍待考證；國家圖書館臺灣分館的珍藏版增載清初媽祖神蹟，排除原版的可能性。



這些內容成爲日後媽祖信仰故事情節的基礎，儘管後來各地方志或廟碑記載的天后資料偶有出入，如《莆田縣志》以2月19日爲媽祖升化日，<sup>29</sup>並非普及的說法9月9日。

康熙60年(1721)出刊《天后救苦靈驗妙經》，該書是《老君說天妃經》的衍生版，從書名可確定：媽祖在康熙60年已有天后之稱。但是「天后」封號的時間極具爭議，信眾、學者多以爲是康熙23年(1684)，即施琅攻下澎湖的次年奏准晉封，而不以爲應晚到康熙59年、60年。

李獻璋認爲，官方文獻上有意隱藏康熙23年特封媽祖爲天后致祭之事。他在書中敘述官方正式使用「天后」一詞於《大清會典·禮部》祭祀文中，最早出於乾隆29年(1764)，也在那時候提到雍正2年(1724)才加封天妃爲「福佑群生天后」；而《大清會典》首次記錄「康熙23年(1684)加封天妃爲天后」的時間則晚到嘉慶(1796-1820)朝。<sup>30</sup>考據其他官方文件，如康熙59年(1720)7月海寶、徐葆光向朝廷呈「請春秋祀典疏」文仍用「天妃默祐封舟」之詞。<sup>31</sup>且雍正版的《天后顯聖錄》下卷中，卻只在康熙58與59年兩篇論祭文中各用一次「天后」的稱謂，其他早期奏書、祈禱、記誌，包括收錄到雍正3、4年的文中均沿用「天妃」的稱謂。這些致祭文一直到林清標於乾隆43年(1778)編撰《敕封天上聖母實錄》書中才全部改用「天后」。<sup>32</sup>

石萬壽雖也提出媽祖於康熙23年晉陞爲天后，但天后稱謂一直到康熙59年(1720)臺灣府城大媽祖廟正式成爲祀典廟宇，正名爲大天后宮，天后宮一詞才廣爲使用。<sup>33</sup>按蔡相輝，北港朝天宮於康熙39年(1700)居民合建時仍稱天妃廟，乾隆5年(1740)重修的《福建臺灣府志》才開始改爲天后廟。<sup>34</sup>

<sup>29</sup> [清] 廖必琦，官北麟修；宋若霖纂，(乾隆，1736-1795)《興化府莆田縣志》，出自於《中國方志叢書·第八十一號》(臺北：成文出版社，臺一版，1968年)卷三十二，人物志，二。

<sup>30</sup> 雍正時期僅記錄康熙19年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見[清]允祿(1695-1767)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十八輯》(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6年)，卷九十五·禮部三十九，頁6318-6319。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136。

<sup>31</sup> 陳支平主編，〈天后顯聖錄〉，頁487、489。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137。

<sup>32</sup> [清] 林清標，〈敕封天上聖母實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5輯第14冊，頁12、127-141。

<sup>33</sup> 石萬壽，《臺灣媽祖信仰》，頁73。

<sup>34</sup> 蔡相輝，〈從歷史文獻看北港朝天宮與笨港天妃廟〉，於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頁431-432。康熙59年序的《臺灣縣志》則稱大媽祖廟、小媽祖廟，於《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輯(30)》，(臺北市：大通，1984年)，頁209-210。



或許「天后」稱謂深為信徒渴望，先流行於民間。如李獻璋引用孫元衡於康熙 47 年（1708）的「澎湖」詩，詩中注釋媽祖助戰，被敕封天后，<sup>35</sup>但上述康熙、雍正出刊與再版書卷首的媽祖圖像尚未見著龍袍的造形。總之，信仰媽祖的萬事通神力綿延不絕，她的生存年代普遍訂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3 月 23 日生，雍熙 4 年（987）秋 9 月重 9 白日飛昇。下面表列傳說、晉封號與時間，助益檢視媽祖身份轉變所引起的神像造形改觀。

表 1：媽祖傳說與重要敕封年表

年 代	內 容
宋元祐年間（1086-1094）	傳說以里中巫身份去世、顯靈
宋徽宗宣和 5 年（1123）	賜「順濟」廟額
宋高宗紹興 26 年（1156）	封「靈惠夫人」
宋光宗紹熙 3 年（1192）	晉封「靈惠妃」
元世祖至元 15 年（1278）	晉封「護國明著天妃」
明永樂 12 年（1414）	出刊《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
清聖祖康熙 23 年（1684）	奏請晉封為天后？
清聖祖康熙 59 年（1720）	臺南市「大天妃宮」改為「大天后宮」
清聖祖康熙 60 年（1721）	出刊《天后救苦靈驗妙經》
清雍正 3 年（1725）	出刊《天后顯聖錄》
清乾隆 5 年（1740）	「天后廟」一詞出現於重修的《福建臺灣府志》
清乾隆 29 年（1764）	「天后」首次出現《大清會典·禮部》官方祭祀文

<sup>35</sup> 孫元衡，〈赤崁集〉，於《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輯（22）》，1984 年，頁 80-81。並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 136。「澎湖」一詩收於〈赤崁集〉卷四，該卷完成於戊子（1708）年。



## 參、描述開基鎮殿媽與朝天媽

臺灣廟宇鎮殿之神常因擴建、翻修而有所改變，整建好的殿堂空間需有大小相稱的神像鎮坐。因此，鎮殿之神的造像年代多半可依據神殿整建之年推斷。所以，本章在描述待探討的兩尊鎮殿媽之前，先簡介其所處殿堂的修建史。

### 一、臺南市開基鎮殿媽

臺南市開基鎮殿媽在臺灣各鎮殿媽中形象較特殊，廟方號稱之為明末鎮殿媽，學者也認同開基天后宮創建於明永曆 16 年（1662），<sup>36</sup>開基鎮殿媽就一直鎮坐於這俗稱小媽祖廟的正殿中。該廟位於目前的臺南市自強街（舊稱水仔尾），屬國定二級古蹟。按〈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sup>37</sup>乾隆年間知府蔣允焄（任於 1763-1766）參與第 1 次大規模整修該廟，拓寬街市、拆除民房重新整建，確立了開基天后宮目前「街屋」式的長方形建築格局。

臺南市開基鎮殿媽（圖一）神像是一尊戴冠、穿大袖袍服、全身安金的木雕坐像。她抬頭挺胸，雙肘外放，持圭於胸前，兩腿略向外張開，坐在龕中的鳳椅上；所戴之冠由雙重花瓣組成：下重短、以渦形雲樣呈現尖瓣狀；上重高出一倍、裝飾小輪花，呈長條狀；頂沿以平弧收邊。此花冠的正面中央也用渦形雲紋，兩個渦形紋相背或相向、組成成菱形狀，呈四合如意雲頭樣，<sup>38</sup>上端裝飾玻璃圓片；圓片上方冠梁脊依視角有 3-5 梁，冠額低且素面。開基鎮殿媽的臉形長而略方，額頭寬而低，兩頤稍內縮；垂眼上斜、浮凸如核桃，鼻挺不長，小嘴雙唇緊閉、下巴略尖。

<sup>36</sup> 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190。石萬壽比較縣志、碑記並舉該廟奉祀萬曆年間（1573-1619）的開基鎮殿媽祖神像為證，肯定當地里民對該廟所傳的建置年代；開基鎮殿媽祖神像（椅坐上的題記為崇禎 13 年，參閱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臺南市政府，《臺南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頁 27。兩書對開基鎮殿媽的年代記載有出入，兩者的開基鎮殿媽指的是廟方認為的五媽、崇禎媽；本文探討的為正殿中最大尊的媽祖。

<sup>37</sup>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引用謝金鑾（嘉慶 12 年、1807）〈續修臺灣縣志〉文獻，詳細調查開基天后宮的建築與變遷；參見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臺南市政府，《臺南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頁 59-66。參閱〔清〕謝金鑾、鄭兼才纂，「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續修臺灣縣志〉，收於《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輯》（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501-502。

<sup>38</sup> 黃能馥、陳娟娟，《中華歷代服飾藝術》（北京：中國旅遊，1999 年），頁 341。該書引〔明〕《中東宮冠服》描述配飾，直接用「如意雲」蓋之詞。





【圖一】臺南市開基天后宮鎮殿媽



【圖二】1970年代修復前的臺南市開基天后宮鎮殿媽

開基鎮殿媽的天衣圍繞於大袖衣袍的肩臂之間，從雲肩覆蓋的上手臂處垂到兩旁。圓領雲肩披圍在肩、背、胸前，四垂角同樣以渦形如意雲紋裝飾，其他花草樣難以辨識。她穿戴的大袖袍、蔽膝、大帶與革帶的關係大致如下：蔽膝圍在大袖袍服胸腹之間，大帶繫住蔽膝，大帶繫結的紐帶之中有1條從蔽膝正中央直垂下，被鬆束於腹下革帶的裝飾銜壓過後，落到蔽膝下擺上；這條大帶紐上面間隔裝飾亮圓片。另外一條紐帶卻從蔽膝下擺露出來，僅見紐帶的末端落到內袍的下擺上，上面浮現「合境平安」四字。蔽膝下擺裝飾的直線條向中間傾斜，呈現大浪式的立水紋。胸前雙手覆蓋拭手巾「帨」，帨上飾牡丹花。寬大的袖口垂過腹下，在革帶兩旁的袖口滾邊緣略向外彎成鈍角狀褶紋後，落到膝下、小腿邊。袖口下端與袖身下緣，落於膝、腿上，呈棒棍狀；袖面腿上部裝飾龍紋，下端在膝下皺摺成3個U狀弧。同時，蔽膝下擺的左、右兩邊呈現往內翻折之紋，大袖龍袍開叉的下擺上裝飾弧度較緩的平水福海紋。透過裡、外袍開叉形成翻折紋路，可見開基鎮殿媽身上至少穿著3層衣裳。



開基鎮殿媽目前的袍服裝飾龍紋極可能出於 1970 年代修復結果，按劉文三照片（圖二），<sup>39</sup>開基鎮殿媽看起來像穿著彩繪裝飾亮色花草的衣袍。大袖口滾邊、大袖上半部以及帔緣上都見有亮色小團花，且蔽膝正中央垂下的大帶紐未見圓片。兩個膝蓋由木塊榫接，經久脫落，露出榫眼，但腿部看不出有浮雕痕跡。雖然袍服底色不易從照片認出，且花團剝落嚴重，但還能讓人感受其衣著華美，削弱幾分穿著龍袍媽祖薄唇緊抿、嘴角稍上翹所散發出來的英氣。

## 二、雲林縣北港朝天媽

北港朝天宮的發展在民間與學界各有不同看法，蘇全正引用出土文獻論證該媽祖廟確如蔡相輝所言，原為康熙 39 年（1700）創建的天妃廟，雍正 8 年（1730）與乾隆 16 年（1751）均有整修。經歷乾隆 38 年（1773）重修之後，已略具今日規模，有乾隆 40 年（1775）重修碑記與觀音佛祖殿乾隆 40 年的龍柱為證。<sup>40</sup>嘉慶（1796-1820）年間北港媽祖廟住持浣衷（1765-1822）以為該廟香火來自湄洲朝天閣，便改稱此媽祖廟為「朝天宮」。

北港朝天媽神像（圖三）是一尊戴冠、穿大袖袍服、全身安金的浮雕木刻坐像。她也抬頭挺胸，雙手持圭於胸前，兩腿略向外張開，但龕中的坐椅是龍座。朝天媽戴頂設計巧妙的龍鳳冠：九條大小相同的龍並列、頭朝前，龍身為冠頂，呈現平坦的覆巾下垂到冠身兩側；兩隻鳳鳥則裝飾於耳後，振翅欲飛，鳥尾與覆巾相拂。正面的龍頭雕刻細緻，各開口處還有小洞可繫垂珠滴，外側龍頭雕出側面頸項紋路（圖四）。此平頂龍鳳冠的冠身正面同樣以渦紋裝飾呈等腰三角形：底邊一對相向渦形雲，腰邊則單個，頂角上裝飾圓片；圓飾片上方的冠梁脊有五梁。此外，冠額不高，並裝飾乳丁紋，且冠身兩側改裝飾如意雲長形花瓣。朝天媽的臉形寬長，額頭寬而低，雙頤幾乎沒內縮而稍顯得豐潤；眼、鼻都小，相較下稍大的嘴呈微笑狀，下巴尖卻呈雙重。整體來看，朝天媽五官小而橢圓的臉稍顯得豐腴。

<sup>39</sup> 劉文三，《臺灣神像藝術》，頁 91，左下圖。

<sup>40</sup> 蘇全正，〈北港媽祖廟創建年代的歷史考察—兼論清代臺灣僧官制度之發展〉，於《空間、文化與鄉土史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彰化縣：建國科技大學，2005 年 12 月），頁 55-60。





【圖三】北港朝天宮鎮殿媽（木雕）



【圖四】朝天媽戴的龍鳳冠側面：  
梁冠頂排列9龍，耳後飾翔鳳

朝天媽同樣繞天衣、披雲肩，但肩部天衣較寬處各雕一團鳳紋；圓領雲肩的四垂角幾乎垂至手肘，上面裝飾渦形雲與花草，領圍裝飾呈圭形狀。同樣高拱雙手又覆帔，見不到胸前蔽膝領與大帶的束縛關係，但見長方形與其兩邊豎形跨革帶，鬆束於腹下。大帶紐沒有垂落到蔽膝上，因而蔽膝腹部中間的正龍樣式完全顯現：龍頭呈現正面臉相，頸腹旋彎於頭的下方，龍尾則翻騰於斜線條、表示大浪的壽山立水紋上端。一條大帶紐從蔽膝下露出，其圭形尾端上雕刻袞服十二章的最後一章，即兩弓相背狀的黻紋（𠄎）。

此外，覆蓋雙手的帔同樣雕飾龍紋。大袖面上也見兩條龍，一在手臂處，一在袖身下緣、落在膝腿部位。特別是，在帔下方的袖口滾邊與袖身浮雕龍頭和龍的前爪之間，見有鳳鳥與折枝花，又有渦形如意雲間雜裝飾成「雲龍紋」。朝天媽寬大的袖口垂過腹下，向外彎了兩摺之後，落到小腿邊。袖口下端連著袖身下緣，落於小腿上，呈棒棍狀；袖擺在膝下皺摺成2個U狀弧，覆蓋一部分壽山立水紋。



表 2：開基鎮殿媽與朝天媽服飾

服飾 媽祖	頭飾				服裝					
	位置		梁冠	花釵、鳳	龍	天衣	雲肩	兩件式 衣裳	一件式 盤領袍	蔽膝上 垂大帶紐
	頂	額								
開基 鎮殿媽		√	√			√	√		√	√
朝天媽		√	√	√	√	√	√		√	

### 三、小結：兩種不同形制的鎮殿媽

對照上表所列開基鎮殿媽與朝天媽的頭飾、服裝，得出形制各不相同：一為戴花冠的開基鎮殿媽呈現兩條大帶紐，一條繫垂在蔽膝上，另一條則從蔽膝下露出圭形末端、落於內袍擺上。戴龍鳳冠的朝天媽僅呈現一條大帶紐末端，從蔽膝下擺露出，同樣落在內袍擺上。比較開基鎮殿媽 1970 年代修復前與之後的差別，形制大致沒變，但見小團花像被金妝成目前的龍紋。

這兩尊鎮殿媽造形最大的差別在大帶繫垂蔽膝的樣式，這是否意味受媽祖身份由天妃晉升天后的影響？前述神明封爵比照人間階級，神明裝扮自然沿用人間呈現身份、地位的禮俗。因此，回溯、探討明代后妃服飾差別，或可解答。

### 肆、明代后妃服飾與兩尊鎮殿媽的關係

洪武元年（1368）太祖避繁文縟節，僅恢復服袞冕來祭天地、宗廟，並延續宋代的通天冠與絳（深紅）紗袍，以祀社稷。后妃冠服則於洪武 3 年（1370）制訂後，明成祖又在永樂 3 年（1405）稍加改變。成祖接納南宋后妃服自宋初以來流行變化的結果，即法制化實際使用的紋樣、各式裝飾件的數量與顏色。永樂年之後，皇后受冊、謁廟、朝會時穿的禮服以及平日常服，<sup>41</sup>將於下面分別其頭飾、服裝敘述。接著，再比較其服飾與兩尊鎮殿媽的差異。

<sup>41</sup>〔清〕張廷玉等撰，〈輿服二〉，《明史》，頁 1615-1625。



## 一、后妃服飾

后妃服飾先分皇后禮服、常服介紹，再說明皇妃的服飾。

### (一) 皇后禮服：

#### 1. 頭飾

皇后頭冠飾 9 翠龍、4 金鳳，中間之龍銜 1 大珠，下垂珠結，其餘龍鳳皆口銜珠滴。龍鳳之間裝飾 40 片珠翠雲，大、小珠花，寶鈿花、翠鈿等，3 博鬢。圖五呈現九龍四鳳冠側面：<sup>42</sup>冠頂一隻大龍銜珠結，大龍身旁靠著 4 隻較小的龍。小龍與冠額之間，兩隻鳳鳥飛往冠中間。此側面圖，令人易想像九龍四鳳冠上 9 龍並列冠頂、順著其弧度一字排開的樣貌。

#### 2. 服裝

禮服為青（深藍）色、織 12 對翟鳥、間以小輪花的大袖衣、裳，大袖翟衣的交領為紅色，上面織金龍紋。<sup>43</sup>裡面穿玉色紗質單衣，一樣配紅色領，但上面織黻紋 13。其餘搭配件有：

- 蔽膝：顏色與翟衣同是青色、織有 3 對翟紋，間以 4 團小輪花，並以青赤色（緞）為束縛用的領，上面織金雲龍紋；繫掛於革帶前（圖六）。
- 玉革帶（圖六）：即束帶，10 件玉鈎裝飾於背面，4 件金鈎裝飾於正面。
- 大帶（圖七）：表裡俱青紅相半、尾段純紅，附青綺副帶一。按《三才圖會》，大帶紐闊 3 寸、長 3 尺；<sup>44</sup>紐是帶繫、縛所打之結，但可以解開。
- 綬與玉佩：綬繫掛在革帶後、玉佩則於兩側（參見圖十七搜神天妃）。
- 青色鞋（烏）、襪。
- 執玉穀圭：長 7 寸，上面兩邊向中間削成尖形，下面以黃綺纏束，圭身刻穀紋。<sup>4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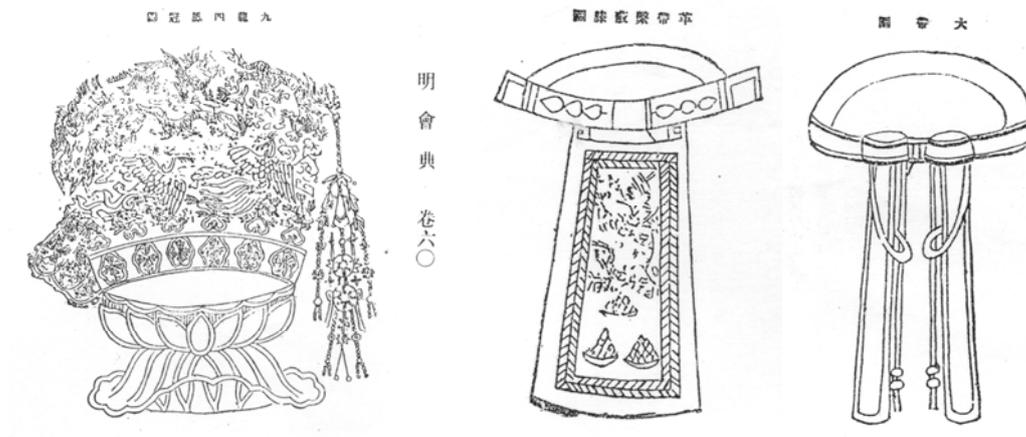
<sup>42</sup> [明] 申時行等修，〈禮部〉，《明會典》，萬曆朝重修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六十，頁 374。

<sup>43</sup> [清] 張廷玉等撰，〈輿服二〉，《明史》，頁 1621-1622。

<sup>44</sup> [明] 王圻纂輯，《三才圖會》（臺北市：成文，1974），「衣服」一卷四十二，頁 1524。

<sup>45</sup> 如註 43，頁 1622。





(左)【圖五】《明會典》上的皇后九龍四鳳冠側面圖

(中)【圖六】《明會典》上的革帶，前面懸掛蔽膝

(右)【圖七】《明會典》上的大帶與青綺副帶

## (二) 皇后常服

### 1. 頭飾

雙翠鳳翊龍冠用皂縠，正面飾圭形狀的翠博山，一龍二鳳皆口銜珠滴。加上其他冠飾，如前後珠牡丹 2，花 8 蕊，翠葉 36。珠翠釵花鬢 2，珠翠雲 21，翠口圈 1。金寶鈿花 9，飾以珠。3 博鬢，飾以鸞鳳。金寶鈿 24，邊垂珠滴。金簪 2。

### 2. 服裝

在傳統穿的 2 件式交領衣、裳之外，新增 1 件式的盤領袍，且織雲龍紋。

- 黃色大衫搭配深青色織金雲霞龍紋的霞帔，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珠玉墜子，瑒龍紋。
- 紅色鞠衣、裳，前後織金雲龍紋，或繡或鋪翠圈金，飾以珠。黃色襖與紅色裙皆織金彩色雲龍紋，邊緣滾飾綠色。
- 深青色四袂袄子，金繡團龍紋。樣式從明代《中東宮冠服》(圖八)<sup>46</sup>呈現窄袖、立圓領與四團龍看來，形制與盤領窄袖袍相似。是突破傳統、革新的一件式盤領袍。

皇后常服的特色是：把原來只裝飾於禮服領緣與裳擺的雲龍紋，直接織到衣、裳上面。其餘所搭配的玉革帶、大帶、綬與青襪烏等，類似穿禮服的配戴件。

<sup>46</sup> 錄自黃能馥、陳娟娟，《中華歷代服飾藝術》，頁 340。



### （三）皇妃服飾

明代皇妃與皇后的服飾，在形制與紋樣上，大致相同。最主要的差別是：皇妃不得用黃色與龍紋，其他裝飾件就在數量上減少，或製作上簡便。如永樂3年更定的妃冠為9翟冠，形制如皇后常服中的雙鳳翊龍冠，9翟皆口銜珠滴，但只用2株大珠翟，其餘為小珠翟、翠羽翟。間雜其間的珠翠雲由21減為10。其他大衫、霞帔、燕居服飾如同皇后，但把服飾織成的裝飾工法改以繡工。

### 二、明代后妃革新裝「四袂袄子」

四袂袄子的形制，是在左、右開叉的圓領袍基礎上變化成的。而圓領袍是曲領，前、後身直裁式的直裾袍，在領座、袖口、衣裾邊沿滾飾寬花邊，原是北朝時期遊牧騎射的裝扮。唐代在袍擺加布幅，橫接成橫襖加寬後，即與革帶、長靴搭漢族的幘頭配成套，成為皇族、官吏及一命之士的服裝。圓領口上再加縫一個立圓領，並在袍身兩側加上插擺，增加下半身的寬度，名為盤領袍，成了明代官吏的公服。

唐代受胡風時尚影響，史載高宗（650-684）女穿圓領袍服舞於帝前，<sup>47</sup>出土文物也多見男裝女子著滾飾華麗花邊的圓領袍。再經歷元代游牧民族的統治，衣著習俗的融合更不在話下。因此，明代皇帝法治化服飾，正式接納女子穿了近800年舒適、簡便的一件式流行裝，但增約束性立領，列入后妃法服。

明代皇帝常服為黃色窄袖盤領袍，<sup>48</sup>前後及兩肩各織一金盤龍，又稱四團龍袍（參考圖八）。英宗（1436-1449）時<sup>49</sup>又把傳統的二件式交領袞服改用一件式盤領袍，在團龍盤領袍上增飾十二章紋。儘管法定用立領式盤領袍，但流傳下來的資料卻多見立圓領不立於頸項圍，而只延伸到頸項下界，露出裡面淺色的中單衣領。如秦良玉（1574-1648）的傳世平金繡蟒袍（圖九）正呈現平斜的圓領右衽寬袖，<sup>50</sup>衣身胸腹上的正面坐龍（蟒）置身於渦形如意雲與火紋間，腹左一條小龍從袍背面挪到前面。袍身下半段橫接一襖如意雲紋，袍擺是紅、黃相間立水紋。袖面如傳統袞服大袖，繡有升龍，但靠肩部位僅見降龍之尾。另一件收錄於同一頁的紅色地金繡龍鳳袍（圖十）卻為立圓領大袖袍，衣身正面繡側面升龍。下半身繡對鳳拱壽山石，聳立於下擺立水紋中間的壽山之外還見數峰。袖面飛鳳周圍裝飾小朵花之外，另有大朵牡丹與祥雲、火紋與火珠。

<sup>47</sup> [宋]歐陽修、宋祁撰，〈五行一〉，《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878。

<sup>48</sup> [清]張廷玉等撰，〈輿服二〉，《明史》，頁1621。

<sup>49</sup> 引用黃能馥、陳娟娟，《中華歷代服飾藝術》，頁358。

<sup>50</sup> 黃能馥主編，《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7 印染織繡下》（香港：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30。



從 17 世紀上半葉的秦良玉盤領袍可以窺見龍鳳紋在袍服正面的配置：胸前、袖身與肩部皆以龍紋為主，增添的鳳鳥多為陪襯角色。



【圖八】《中東宮冠服》中的四襖袄子，同樣為盤領



【圖九】秦良玉盤領右衽寬袖蟒袍，  
呈現袍身正面平金繡坐龍（蟒）



【圖十】秦良玉紅地龍鳳繡袍，呈現立圓領盤領袍



### 三、后妃法服外的媽祖服飾配件

前述兩尊媽祖造像對照明代后妃服飾，兩尊鎮殿媽顯然多搭配了后妃法服之外的雲肩與天衣，其演變歷史可追溯到唐、五代之前。

#### （一）雲肩

雲肩是圍在頸項下界，搭在背、肩、胸上的小披肩。五代王建（847-918）墓出土樂伎的披肩形式即呈現兩個彎勾般的渦紋，相向或相背，形成的如意雲頭紋。此形式的披肩在元代（1206-1368）成為儀衛服色之一的四垂雲，<sup>51</sup>因而稱雲肩。此寓意吉祥的四合如意雲頭紋樣自元代以來十分流行，常見綉、貼裝飾衣服、霞帔的領圍，甚至鞋頭端而稱雲履。元代以來女神、天仙已多以四合如意雲肩裝飾，襯托顏色、增加美感，又寓意吉祥如意。

#### （二）天衣

天衣為裝飾兼保暖肩、背的長方形巾，原是古希臘男女西元前6世紀的流行裝。<sup>52</sup>透過波斯、粟特人在北魏時期傳到東亞絲綢之國稱帔帛，<sup>53</sup>從唐代至今卻只成了婦女的獨寵。但天上眾神則不分男、女均披繞天衣，顯示她們都是天界的形象，裝飾之外，還以飄動表達飛行的功能。

總之，開基鎮殿媽與朝天媽兩尊木雕透過雲肩與天衣呈現美觀之外，還顯示她們為天人身份，祝福凝視、觀見雲肩的人吉祥如意。

<sup>51</sup> [明]宋濂等撰，〈輿服一〉，《元史》，卷七十八，志第二十八，頁1940。並見高春明，《中國服飾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頁585。高春明在披肩這一節把漢代早期的裝飾領也稱披肩，有待商榷，見高春明，《中國服飾名物考》，頁582-583。

<sup>52</sup> Loschek, Ingrid, *Reclams Mode- & Kostüm Lexikon* (Reclam 時裝與禮服辭典), (Stuttgart, 1999), 13. 希臘人的這種穿著深受更早的巴比倫與亞述文明的影響，參考 Peacock, John, *The Chronicle of Western Costume*, (London, 1991), 17。

<sup>53</sup> 莫高窟北魏第228窟壁畫女供養人已著帔帛；見黃能馥、陳娟娟，《中國服裝史》，頁162。



## 伍、媽祖造形文獻與開基鎮殿媽

前述媽祖生平傳說那章提及福建莆田地區廟宇整建廟記，包括一些相關媽祖故事片段的文字、成篇的經文與傳說故事。這些文獻提供許多與媽祖造形有關的資料，本章將分別文字與圖像資料，一一整理，再詮釋開基鎮殿媽。

### 一、文本資料

文字描述媽祖造形，最早僅見宋光宗紹熙3年（1192）媽祖晉封為「靈惠妃」詔，誥文中提及她服朱衣。比較長的敘述則在明代永樂12年（1414）出刊的《老君說天妃經》，其「啓請咒」中描寫天妃心慈、容威，「頭戴花冠乘鳳輦，身披翬服仗龍形」，還記載老君賜珠冠、雲履，玉佩、寶圭，緋衣、青綬，龍車、鳳輦等。

文獻上敘述媽祖所穿的朱衣正符合「靈惠妃」身份，朱衣是宋代后妃服之一種：禕衣、朱衣、禮衣、鞠衣。而《老君說天妃經》中提到的頭飾有花冠與珠冠，服裝則有翬服、緋衣。花冠應是龍鳳裝飾之外的珠牡丹、花、翠葉、寶鈿花、珠花釵等，珠冠或指梁冠飾鉸寶珠之冠。翬服的「翬」字與「禕」通，指皇后服畫五色雉「翬」樣的禕衣。按皇妃的服裝除了沿用「三等翟爲章」之外，妃也著褕翟，也就是以長尾雉的翟紋衣服。緋衣是紅色的衣服，皇后常服中有紅色鞠衣、裳。其他配件有寶圭、玉佩、青綬與雲履，皆屬后妃必備品。椅座裝飾鳳鳥，搭乘龍引之車。

上述有關媽祖妃身份的輿服除了龍車，皆無僭越皇后儀禮的狀況。

### 二、繪畫相關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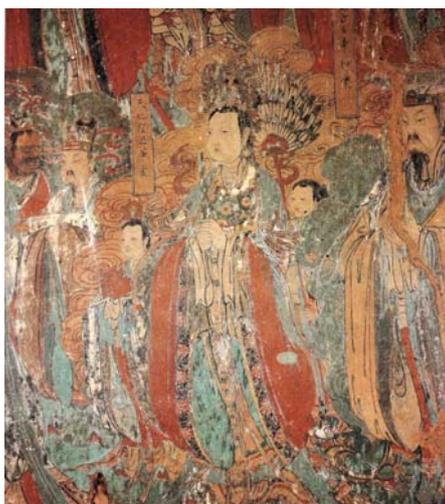
#### （一）毗盧寺天妃

河北省石家莊毗盧寺天妃聖母壁畫彩繪立像圖（以下簡稱毗盧天妃，圖十一）約於正德12年（1517）到嘉靖14年（1535）間重修。<sup>54</sup>毗盧天妃雙手執寶圭，著紅（緋）色大袖衣裳，呈現三分之二面相：方長圓臉龐、額頭廣、兩頤寬又豐滿。她頭戴銜珠滴的五鳳花釵冠，耳飾嵌金黃色的綠色大環，加綴小珠結。大袖衣肩上披雲肩與寬幅天衣，頸項前露出兩層交領衣領；圭後下方的胸上，佩戴項圈、牌飾，兩邊裝飾結穗。毗盧天妃的雙手

<sup>54</sup> 王素芳、石永士編著，《毗盧寺壁畫世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68。山西佛寺壁畫中有許多呈現水陸法會題材者，如河曲縣聖壽寺、臨汾市興佛寺、太谷縣圓智寺、繁峙縣公主寺等，其中繁峙公主寺明代大佛殿西壁也繪有天妃聖母眾。水陸法會壁畫中是否皆繪有天妃，且天妃在水陸法會群像中的角色與圖像意涵仍待深入研究。參見柴澤俊、賀大龍，《山西佛寺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68、90（註釋20）。



下呈現結穗與玉飾紐帶，兩樣皆從大帶與看帶<sup>55</sup>處垂下、被革帶銜飾壓過，再垂過裳擺，落到地面上，紐帶兩旁可見雲頭鞋。大帶紐與結穗則從革帶上方落飄下，兩者皆從蔽膝領垂在蔽膝上。另外一條大帶紐的末端則在快要及地的左袖下後方，從蔽膝下露出來。此外，天妃左側可見飾綠色玉的佩。毗盧天妃著二件式緋衣、雲履，執寶圭，掛玉佩的形象反映太上老君所賜的服飾。



(左)【圖十一】石家莊毗盧寺毗盧殿中壁畫天妃聖母戴五鳳冠



(右)【圖十二】明唐寅繪〈王蜀宮伎圖〉局部珠翠雲與牡丹花钗冠

## (二) 王蜀宮伎圖

明代繪畫中，除了以鳥樣裝飾的花釵冠，還見身為3品以上的貴人戴珠翠慶雲冠。<sup>56</sup>爲了彰顯此類冠飾，將探討唐寅（1470-1523）《王蜀宮伎圖》（圖十二）中那兩位仕女所戴的頭飾。該圖中間仕女花釵冠呈現正面由5片渦形雲組成菱形狀，一株長尾鳥飾卻插在5梁冠後；左邊仕女的花釵冠正中則由3片尖形渦雲裝飾成。這兩種裝飾樣正也是開基鎮殿媽花冠組成的元素：冠額上方的如意雲頭菱形飾片與冠身兩側雙重花瓣的下重尖形瓣。尤其，後者尖形如蓮瓣，確如畫中跋所題爲「蓮花冠」，但從渦形雲紋的角度與翠色地和翠色輪廓來看，或因此也可當成「珠翠慶雲冠」。

<sup>55</sup> 看帶即沒有什麼功能性的束帶，孫機引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解說宋、元時在身前腰帶上再加一帶於腹、胸之間，這條上面的帶子多以各色布條爲之，高貴者以錦或繡飾帶，稱爲看帶或義帶。見孫機，〈中國古代的帶具〉，《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281；《三才圖會》上稱爲假帶，其樣式與大帶略同，見〔明〕王圻纂輯，《三才圖會》，衣服二卷十八，頁1533。

<sup>56</sup> 〔清〕張廷玉等撰，〈輿服二〉，《明史》，頁1624。



16 世紀毗盧天妃穿兩件式大袖交領衣、裳，革帶、大帶紐、看帶與結穗的搭配方式，即大帶紐、穗結受束於革帶之下，也呈現於開基鎮殿媽的服裝上。有趣的是：開基鎮殿媽的花冠仍沿用 16 世紀上半葉時的《王蜀宮伎》中的蓮花冠元素：渦形雲樣，反映后妃冠飾中的珠翠雲片飾，如定陵出土的龍鳳冠。

### 三、15-18 世紀書刊插畫天妃

明代永樂 12 年（1414）出刊的《老君說天妃經》之後，又有重刻本與新的、更豐富的傳說故事敷衍、出刊，且多在卷首附插圖。這些圖像依成書、出刊的年代順序進行分析造形，有助確定媽祖神形象的變化，進一步理解開基鎮殿媽是否為天妃造形之外，或還能釐清天后形象的創始時間。下面書刊遇有新刻版，則只關注媽祖造形改變的神像，從 15 世紀初《老君說天妃經》開始，到 18 世紀上半葉的《天后救苦靈驗妙經》，共 7 種不同的媽祖神像。

#### （一）《老君說天妃經》

《老君說天妃經》（1414）卷首有一幅長卷天妃像（以下簡稱老君天妃 1，圖十三）<sup>57</sup>，描寫海港邊天妃廟堂中的天妃和隨從，以及廟口外海港船隻與海港雲端的天人。執寶圭的「老君天妃 1」鎮坐於廟堂中的鳳椅上，她戴的冠飾放大看，是一頂 5 梁冠、正面裝飾不明。戴法於「王蜀宮伎」一樣，戴於頭頂上，露出額際上方的頭髮。大袖衣裳形式與搭配件的妝扮類似晚一百年的「毗盧天妃」，甚至其大帶紐的末端也見有珠飾。

天妃後面兩位持扇侍官分立兩側，10 位精嚴將衛分散在柱前、殿外與碼頭邊，如黃蜂兵帥、白馬將軍與察奸的千里眼、報事的順風耳站在廟堂入口處，佩劍持印於鳳椅左邊；座前左邊是青衣童子、右邊為水部判官等。<sup>58</sup>

<sup>57</sup> 見林祖良，《媽祖》，頁 52-53。李獻璋考證該書有永樂 12 年楊敏的序，並註明另有永樂 18 年版本（1420），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 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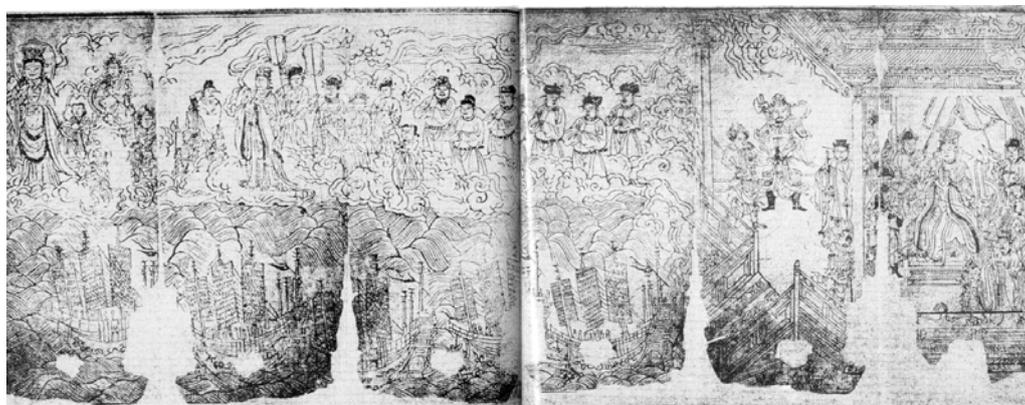
<sup>58</sup> 見〔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頁 0104-0106。





【圖十三】永樂 12 年版呈現港邊媽祖廟中的「老君天妃 1」與隨從。

永樂 18 年（1420）大致依樣重刻、出刊。<sup>59</sup>但新版「老君天妃 2」（圖十四）臉較秀長，5 梁冠改戴於寬額頭上。黑色冠額上點綴白色乳丁紋，冠身正面中間呈摺扇面裝飾。



【圖十四】永樂 18 年重刻版，呈現天妃把戴在頭頂上的梁冠改戴於額頭上

<sup>59</sup> 王永紅、佟春燕編輯，《雲帆萬里照重洋：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97。



## （二）《增補搜神記》

林祖良書中註明《增補搜神記》卷首的天妃像（以下簡稱增補天妃，圖十五）為明代刻本或根據元刊本。<sup>60</sup>「增補天妃」呈現三分之二側面坐在斜放於室中的案後，案前有環髻女子鸞身侍候。她頭頂上僅見3梁寬且高的束髮冠，身上穿窄袖交領衣、裙，未披雲肩與天衣；手上拿著小件物品，按萬曆癸巳年（1593）重刻本《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sup>61</sup>應是天妃正用來妝扮的鳥飾簪。

## （三）《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

《日本藏中國古版畫珍品》書中刊載數頁《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插圖，並註明該版刊於萬曆元年（1573）。<sup>62</sup>此版卷首上欄為天妃圖像，下欄題「鏤天妃娘媽傳」6字（以下簡稱天妃娘媽，圖十六）。

天妃娘媽坐於堂中，聽取案前右方兩人訴訟，她戴頂黑白相間、往後上翹的3梁冠，扣覆在額頭，橢圓臉顯現豐潤的雙頰。坐在案後的「天妃娘媽」穿著一件式圓領大袖袍、合手持寶圭於胸前，隱約可見胸腹間的看帶與腰上的束帶，沒披雲肩與天衣。



（左）【圖十五】《增補搜神記》卷首呈現天妃手持鳥形飾物

（右）【圖十六】穿圓領大袖袍的「天妃娘媽」聽取訴訟

<sup>60</sup> 林祖良，《媽祖》，頁 52。

<sup>61</sup> 該書藏於日本內閣文庫，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 26；《新編連相搜神廣記》元刊本中並無天妃條目，因此，排除《增補搜神記》中的「天妃」條目依元本重刻的問題。

<sup>62</sup> 周芑、周路編，《日本藏中國古版畫珍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9 年）。該書收錄的插圖與〔明〕吳還初編的《天妃娘媽傳》中的插圖相同。



#### (四)《圖繪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

按葉德輝，1909年版的《圖繪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依明代版本刻成。<sup>63</sup>該書天妃立像(以下簡稱搜神天妃1)服飾與林祖良書中收錄萬曆20年(1592)版的「搜神天妃2」(圖十七)<sup>64</sup>相同：額頭上，與「天妃娘媽」一樣，戴頂往後翹的3梁冠；雙手執圭，穿無紋樣的一件式圓領大袖衣袍，領口露出雙重領；繫革帶與看帶(參見後方侍者)、蔽膝，穿雲頭鞋。身側袖口緣下掛玉佩與結穗，大帶紐垂過蔽膝擺之下，末端呈現S形為主體的龍形變化紋，也沒著雲肩與天衣。此外，兩版的冠梁頂上都各綴有一顆珠，這種以珠所裝飾的冠或許就是「老君說天妃經」中，老君賜給天妃的珠冠。

不同處在於雕刻線流暢與呆滯的差別，按1592年版，冠的黑色外緣與大袖口緣黑色滾邊是新的，是葉德輝版改變的地方。



(左)【圖十七】萬曆二十年版(1592)三教搜神天妃圖  
(中)【圖十八】永曆(1650)刊本《天妃顯聖錄》首頁的天妃神像  
(右)【圖十九】《天后救苦靈驗妙經》首頁的天后

<sup>63</sup> 見《圖繪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

<sup>64</sup> 見林祖良，《媽祖》，頁52-53。周芑等另收錄有《三教源流聖帝佛帥搜神大全》插圖，是四知館楊鹿泉約公元1580年梓行，該書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參見周芑、周路編，《日本藏中國古版畫珍品》，目錄八、明末其他地區版畫，條目：搜神大全，頁7、543-545，該書未收錄天妃圖。



### （五）《天妃顯聖錄》

《天妃顯聖錄》，按寫序作者黃起有的生平，<sup>65</sup>應是崇禎 17 年（1644）3 月之後，在李自成侵入北京，黃起有回鄉才寫的。林祖良提供永曆年初（1650）刊本《天妃顯聖錄》中的天妃神像（以下簡稱顯聖天妃，圖十八）<sup>66</sup>，一反以往三分之二側面相貌，呈現正面端坐狀。因視點較高，她所戴的冠呈現梯形平頂狀，冠前綴飾 9 條珠旂似的黑點，細細冠額上的裝飾樣不明。

對照雍正 3 年（1725）重刊《天妃顯聖錄》，並改書名為《天后顯聖錄》，<sup>67</sup>首頁的媽祖像（以下簡稱顯聖天后），只見風貌稍不同：以粗細較沒變化的線條呈現臉稍寬和短、下巴較圓，尤其，眼睛更長又大的「顯聖天后」。

從較清晰的「顯聖天后」圖來看頭飾，冠身前黑點旂最後一個較大的白色珠，正落在不明裝飾沿邊。冠身正中間的黑點旂下像是一個三角形，向兩側排列出去，彷彿尖形蓮瓣紋，令人聯想開基鎮殿媽的花冠。

從袍形制與腹部上的紋飾看來，顯聖天后穿的應是一件盤領袍，其搭配件與穿戴方式如開基鎮殿媽。尤其，蔽膝上垂下的大帶紐，在較寬闊的下半段，裝飾渦形如意雲樣：中間如花似的團雲，上、下各一單頭渦形雲，配飾長而尖的尾端，似開基媽花冠上的尖瓣花。兩側裳擺的橫欄上各呈現一朵水蓮，裳部外側則見有天衣尾端垂到椅座腳邊來。

神殿中，從「老君天妃」10 多人的群組形象簡化成 5 人：媽祖神與 2 位持扇侍女之外，前方導從僅剩造形特殊、舉手眺望似的千里眼與指耳作傾聽狀的順風耳。

### （六）《天后救苦靈驗妙經》

康熙 60 年（1721）出版的《天后救苦靈驗妙經》首頁同樣呈現媽祖正面端坐（以下簡稱救苦天后，圖十九）於帷幔裝飾成的神龕內，由 2 位穿著窄袖盤領袍、搭天衣的女官持扇陪侍於後，其餘 10 位精嚴將衛則分兩行、成對列於左右，佐助威靈、顯揚正化。「救苦天后」戴 5 梁冠於頭頂，冠身由雙重蓮瓣組成，寬高相仿、排列有序，取代了「王蜀宮妓」冠排列兩邊的華麗花釵翠葉；翟鳥也從冠後踏到前面細細冠額上方正中間。

<sup>65</sup> 李獻璋引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本，從寫序者的生平與增補內容詳細考證《天妃顯聖錄》的刊刻時間、版本和影響《天后顯聖錄》的出刊，見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頁 39-46。

<sup>66</sup> 林祖良，《媽祖》，頁 55，圖 4；李獻璋考證《天妃顯聖錄》序的作者生平，認為序是崇禎 17 年（1644）3 月，李自成侵入北京、黃起有回鄉後才寫的。林祖良引用的《天妃顯聖錄》是否為首版，尚未求證。

<sup>67</sup> 此版的天后圖與臺灣按福建師大圖書館複印本出版的《天后顯聖錄》圖像相比較，複印版天后的臉除了臉較長之外，其他圖式的線條也較粗滯、沒有雍正版天后的順暢與粗細變化有層次，尤其是龕上的雲朵線條前重、後輕，中粗、端細，呈現複印本沒有的行雲韻緻；參見陳支平（主編），《天后顯聖錄》，頁 317-536。



「救苦天后」額頭上的髮際沒萬曆年間天妃的那般高，又裝飾成 5 個下彎弧狀，使額頭顯得低。加上額頭沒寬於臉，雙下巴的臉看起來很豐滿。她雙手平持圭於胸前，穿著團雲盤領衫，天衣圍繞於肩臂之間。微笑的救苦天后長眉大眼正視前方。所執之圭比之前的短，幌的褶角略呈直角狀的疊紋重覆 2、3 次，彷彿能伸縮的方形紙燈籠，饒富趣味之外，又呼應腹下束帶掛垂下的十字花穗結，其一寬一窄、皆以直線平邊收尾的雙邊大帶紐，落在裝飾蓮花橫欄的裳擺下。

圓領大袖衣的大袖較短、窄：袖的上緣僅見一摺紋，下緣滑落到腿的外側，袖口下端僅到膝頭。腹下加上大帶紐末端兩旁各有一彎勾示意小鞋頭，使畫面形成濃厚的裝飾意味。

上述 15-18 世紀媽祖服飾依時間順序，分頭飾與服裝列成表，以利比較。

表 3. 第 15-18 世紀媽祖服飾

服飾 媽祖	頭飾					服裝				
	位置		梁冠	飾鳳	飾龍	天衣	雲肩	兩件式 衣裳	一件式 盤領袍	最外層 垂大帶紐
	頂	額								
老君天妃 1 (1414)	✓		✓			✓	✓	✓		✓
老君天妃 2 (1420)		✓	✓			✓	✓	✓		✓
毗盧天妃 約 1535	✓			✓		✓	✓	✓		✓
增補天妃 (1573)	✓		✓	持於 手中				✓		
天妃娘媽 (1573)		✓	✓						✓	遮蔽不清
搜神天妃 (1592)		✓	✓						✓	✓
顯聖天妃 約 1650		✓	✓			✓	✓		✓	✓
救苦天后 (1721)	✓		✓	✓		✓			✓	✓



上表內容顯示：從早期的老君天妃到 1573 年的增補天妃，冠多戴於頭頂上，見有鳥形飾；服裝多穿著兩件式的衣、裳，一條大帶的紐帶垂在繫於最外面的蔽膝上。而同樣是 1573 年的「天妃娘媽」與後來的天妃卻戴梁冠於額頭上，明顯改穿一件式盤領袍，袍下身呈現大帶的紐帶。康熙晚年的「救苦天后」沿用「顯聖天妃」正面坐像貌，她雖有天后之名，但頭飾卻如早期形式：梁冠戴於頭頂且飾鳳鳥。盤領袍裝飾團雲紋，大帶紐垂自腹下束的革帶。如此妝扮仍屬於天妃形象。

#### 四、詮釋花冠開基鎮殿媽服飾

分析過 15 至 18 世紀天妃裝扮之後，開基鎮殿媽的頭飾與服裝猶如 1573 年的「天妃娘媽」到「顯聖天妃」的樣式：冠戴於額頭，穿盤領袍並顯露大帶的紐帶。外觀上，也可見「顯聖天妃」造形中的元素，尤其花冠上的裝飾紋樣與大帶紐的佩戴方式。這些元素與其之間的搭配關係，有多少受文本資料與法服影響，仍須釐清其脈絡。因此，下文先闡述頭飾，再追溯服裝。

##### （一）頭飾

開基鎮殿媽的雙重花瓣冠很獨特，冠身正中以渦紋樣組合成如意雲頭，形成菱形狀。兩旁的雙重花瓣，下重也見渦紋元素，且呈尖瓣。冠頂從不同角度，可觀察到有 3-5 梁。這樣一頂如《老君說天妃經》所用的名詞「花冠」戴在額頭上，並不像輿服中的記載，裝飾用珠或金製成立體、成株的翟鳥，珠翠雲片、或翠牡丹葉與金寶鈿花等。僅見繁複的飾件簡化成線條，組成渦形如翠雲片的尖瓣花形，點綴冠身圓框的兩側。線形浮雕或瀝粉工法，省工、料，也容易保存。

渦形如翠雲片的形式見於王蜀宮伎頭飾（參見圖 12），且有圓弧菱形狀與尖瓣花形兩種。這些翠雲片不僅樣式如雲團或有尾的浮雲，色澤也如藍寶石，布滿出土於明神宗（1573-1620）定陵皇后冠的龍鳳飾件之間。

尖形翠雲片似的蓮瓣也出現於「顯聖天妃」/「顯聖天后」的冠上，其冠身正面下緣為山形，兩邊為尖形渦雲小蓮瓣。小蓮瓣上方則通高各布滿一尖形大蓮瓣。梯形板下的 9 旒珠飾若是冕旒，應符合冕冠「前圓後方，前後各九旒」的規定，每旒貫穿 9 個五彩玉。<sup>68</sup>因此，「顯聖天妃」圖像從視點較高的角度來看，黑點連成的虛線或可以解說為 7 梁冠的縫合部分，點綴珠飾成為珠冠。

<sup>68</sup> [清]張廷玉等撰，〈輿服二〉，《明史》，頁 1625。



總之，開基鎮殿媽的花冠在梁冠的基礎上，裝飾明代宦官、后妃服飾法定的如意雲樣，有四合如意雲與單頭或雙頭尖形如意雲。這些元素也反映於 1650 年代的「顯聖天妃」冠飾上。

## （二）服裝

開基鎮殿媽穿一件式盤領袍並現大帶的紐帶。如此裝束與早期「老君天妃」和「毗廬天妃」的二件式佩戴法相仿，紐帶在腹、胸之間繫結後垂下。永曆年間 1650 年代的「顯聖天妃」承襲同樣搭繫大帶、看帶於胸腹之間的樣式，但卻改穿盤領袍。

在分析過上述天妃冠、服後，得出結論：開基鎮殿媽服飾接近 1650 年代的顯聖天妃：花冠雖然不見梯形平頂，但冠身上裝飾短小尖形渦形蓮瓣和長形蓮瓣的組合近似；大袖盤領衣、大帶與看帶、革帶的繫結方式雷同。

此外，開基鎮殿媽與 1650 年代的「顯聖天妃」相似點還有：長圓臉形呈現的五官小，額頭低，天衣搭在肩臂之間。大帶紐末端雖有出入，但向外斜的兩邊同樣襯托逐漸加寬的斜布條。

明顯不同風貌在：「顯聖天妃」端坐的頭部姿態或因收下巴，雙臂靠著身體執圭，顯得收斂、文靜。「開基鎮殿媽」雖然雙眼垂視，但是拱手執圭的肘卻稍向外，膝、腿也同樣稍向外開，使得上半身呈現寬闊、挺胸，英姿煥發。這種氣質也散發在 1721 年的「救苦天后」造形中，雖然她的五官都大又雙下巴。

「顯聖天妃」與「救苦天后」兩尊媽祖各自擁有類似的「開基鎮殿媽」風貌。從頭飾、服裝、臉相看，開基鎮殿媽近似顯聖天妃；從挺胸、煥發的氣質來說，卻又與救苦天后相近。由此，或許可以肯定「開基鎮殿媽」的製作年代，如廟方所言，在明鄭治理臺灣的時候，即 1662 年到 1683 年之間。不管「開基鎮殿媽」的年代問題與「開基鎮殿媽」的龍袍紋樣，花冠開基鎮殿媽的服裝形制與配件佩戴關係傾向天妃造形。

反觀開基天后宮的五媽，<sup>69</sup>因背部落款「崇禎庚辰年（1640）湄州彫造」而稱「崇禎媽祖」（圖二十）。17 世紀中葉媽祖身份仍為天妃，但她頭戴冠身低平的天后級九龍冠，兩側裝飾花穗垂到頤邊。崇禎媽方圓的臉龐稍長而飽滿，上斜的鳳眼垂視，嘴角往上、微笑著。她的天衣繞搭在肩、肘間，平海雲龍紋的蔽膝高繫於胸腹之間，雙手搭放於坐椅把上，姿態如朝天宮嘉慶媽（圖二十二）與道光媽（圖二十三）。

<sup>69</sup> 徐明福、徐福全，《臺南市媽祖廟之變遷》（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 年），頁 119，圖 1-39。





【圖二十】臺南市開基天后宮五媽（崇禎媽）

不過，崇禎媽祖所著的龍袍與配件卻觀察不出形制的脈絡。首先，頸項圍見有渦形紋樣的尖形花瓣飾，像要表現雲肩，但卻看不到典型四垂雲的下緣。類似的雲肩紋樣卻呈現於林洸沂編的展覽圖錄中，<sup>70</sup>但該尊神像斷代為民國初年，所披的雲肩尖形花瓣樣式較大且稀疏，各葉之間少安插一片上緣部分的瓣葉，但見葉尾下兩道彎曲弧線表現雲肩下緣。另外，袍袖的上端，於肩臂處瀝粉一聯珠團紋：看似鳥的長尾，卻難辨識身軀與頭部。這些或可揣測，翻修時紋樣一筆帶過，一片片葉瓣樣式在 1970 年代翻新鎮殿媽時，一併翻修所帶來的結果。此外，龍袍的裳襪風貌卻又像朝天宮 1843 年道光媽制式化的寬袍襪：兩旁緊貼成 2-3 折；坐姿也相仿：膝腿向外、腳收回，呈「 $\langle$ 」狀。更明顯的是，裝飾花穗的九龍冠整個看起來低了許多，或許配合長圓臉型變成較短的方圓臉。這種冠身低又裝飾花穗的外觀，正如《歷代媽祖金身在新港》圖錄中多數清末媽祖神像的冠貌，梁冠形制模糊，或許清朝已不戴梁冠，形制自然淡忘。

「崇禎媽」戴垂花穗的九龍冠，穿龍袍搭配平海雲龍紋蔽膝，服飾屬天后級；相較飽滿的臉相、坐姿與服裝風貌又傾向 1843 年間。因此，依製作年順序，廟中排行第五的「五媽」稱謂似乎較恰當，而落款的可靠性更待深入探討。

<sup>70</sup> 林洸沂（編），《歷代媽祖金身在新港》（嘉義新港：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2002 年），頁 18。



## 陸、九龍二鳳冠朝天媽年代

由於朝天媽椅座下有道光己酉（1849）年重修造的題記，引起質疑朝天媽是朝天宮正殿完成時所雕造的，即乾隆 40 年（1775）前、後的作品。本節就此問題，比較朝天宮嘉慶 24 年（1819）與道光 23 年（1843）的小尊媽祖服飾風貌之後，再試作定論。在風格探討之前，先檢視戴九龍二鳳冠的朝天媽，身為天后所穿的龍鳳紋袍與蔽膝的典章，是否符合皇后法服。同時，參考乾隆年間出刊的卷首媽祖圖像，增進瞭解龍紋在袍服上的分佈狀況。

### 一、朝天媽的大袖龍鳳紋袍與蔽膝

大袖龍鳳紋袍：朝天媽正面坐像呈現披曲領雲肩，略見小口窄領相交於頸項正中。從此推測，曲領雲肩之下穿的是盤領袍。

朝天媽胸腹之間的章法因拱手姿態無法得知，但照片所及，朝天媽服裝上的龍紋分佈於兩袖各 2、帔上 1，明顯可見有 5 龍。龍的造形與數量並非法定盤領袍上圓形的 4「團龍」狀，也各非呈現於左右肩、胸與背上。此外，帔下方的袖口緣上呈現折枝花葉，往內、近龍頭與龍的前爪之間，可觀察出鳥翅與帶狀的鳥尾。明代皇后禮服雖為交領衣，但 15 世紀中葉、英宗時提升盤領袍形制的常服為袞服，在團龍紋的盤領袍服上增飾日、月、星辰、山、龍、華虫等呈現王權層級等 12 章服飾紋樣。而皇后常服也有盤領形制「四袂袞子」（圖八）繡金色團龍外，還有黃衫、緋衣與搭配之裳皆織雲龍，這些紋樣可以參考前述秦良玉的平金繡蟒袍與龍鳳袍，想見各式雲龍樣散布前、後身與肩、袖上。

目前見到較早呈現著龍袍的媽祖圖像出自乾隆（1736-1795）年間刊行的《天后圖像》<sup>71</sup>書中（以下簡稱乾隆天后，圖二十一）：天后著盤領、開叉龍袍，搭配天衣與小雲肩。乾隆天后戴裝飾珠滴、穗結的平頂冠，拱手持圭於胸前，覆手帔裝飾小輪花。素面天衣水平式、鬆鬆落在臂、肘間，與袖口緣裝飾雙鉤鱗片紋樣的長袖摺垂紋相映成趣。龍身分佈在雙肩位置，像是過肩龍。袍服正面為對龍，卻僅見伸出前爪於膝腿之間。圭形大帶紐垂自腹下，末端三角各綴一珠，落到下擺、寓意四海清平的平水福海紋與下擺的連續細褶「辟積」上。天衣的尾端飄落於辟積外側、袍的長叉下，下裳處未見用翻摺紋來表現蔽膝，整身龍袍也未見鳳鳥紋。

<sup>71</sup> 文堂書坊刻，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



朝天媽的蔽膝裝飾紋不符皇后法定 3 對翟鳥紋，而是用洪武年間皇帝蔽膝舊制的龍、火與山，<sup>72</sup>但以立水取代火紋。朝天媽因雙手拱笏遮蔽大帶、蔽膝領與束帶彼此之間的關係，只能參考該廟嘉慶 24 年（1819）兩手放在龍椅扶手上的嘉慶媽坐像（圖二十二）。嘉慶媽不太寬的袖子落在腿的外側，呈現出蔽膝領繫在腹、胸之間。正面的雲肩垂角覆蓋過中間的蔽膝領，看帶束在最外，把兩者一起繫住。嘉慶媽蔽膝腹的部位浮雕正龍頭，翻轉的頸與身軀彎到腹下，被革帶束過之後，龍尾落在壽石山峰之上。

總之，朝天媽天后身份的服飾屬於帝、后級：戴法定的皇后 9 龍 2 鳳冠，大袖盤領龍袍還多添增鳳鳥紋；所搭配帝王級蔽膝呈現正龍與壽山立水紋。



（左）【圖二十一】乾隆年間刊行的《天后圖像》



（右）【圖二十二】北港朝天宮副二媽坐像雕於嘉慶 24 年

<sup>72</sup>〔清〕張廷玉等撰，〈輿服二〉，《明史》，頁 1618；洪武 16 年更訂織火、龍、山，見頁 1616。



## 二、朝天媽的年代問題

上一段借嘉慶媽神像釐清朝天媽服裝與配件的關係時，也顯示兩者在天衣飾團鳳、雲肩領下呈扇面和束帶配看帶等的服飾形制相同。唯有不同的地方：中單衣領像刻連續回形，彷彿法定形制的黻文。

風貌不同在於：嘉慶媽的四垂雲肩除了垂角較緩、沒那麼斜之外，且與其他部位的一樣，都雕得較深刻，尤其龍頭浮凸的造形，如分佈於蔽膝的腹部處、龍袍袖的上緣與袍身腿部位等都很顯眼；天衣肩部接團鳳處那3條摺紋也刻劃深長，幾乎延伸到蔽膝領之處。

此外，嘉慶媽的袖子雖然沒有朝天媽的寬，但龍袍的下半身卻寬了許多。比較垂下的龍袍擺波紋數，嘉慶媽的有2-3波，朝天媽的立水紋下擺僅以立水的弧度呈現，沒有多餘的寬度。

朝天媽與紀年道光23年（1843）的道光媽（圖二十三）服裝風貌相去更遠：道光媽所穿的雲肩短小而四垂雲角更平緩，而且覆觸蔽膝領與看帶；扇形排開的圭形狀變成羽狀，密密麻麻布滿線形花草紋。頸項下的領圍內呈現兩圈，一粗一細，難分辨彼此關係與所屬。同樣的，蔽膝領本身與大帶、看帶關係也不明。蔽膝沿用正龍與壽山立水紋，但腹下兩道彎曲龍身與蔽膝彎垂摺紋化為一體，不見龍尾去處。道光媽兩腿向外大開，導致膝下寬大的袍擺摺紋變化誇張，像是硬挺的麻布衣，先於蔽膝旁向內摺貼一深褶，再呈鈍角橫跨小腿、往外順摺後，向椅腳邊散去。



（左）【圖二十三】北港朝天宮四媽坐像雕於道光23年

（右）【圖二十四】北港朝天宮副三媽坐像



嘉慶媽的頭飾省去冠側下方飛降來的鳳鳥紋，只見九龍排列、上覆巾飾的平頂以及龍口中可以嵌垂珠滴的小孔。這種形式的媽祖冠，通稱為九龍冠。道光媽戴的冠與嘉慶媽的冠制稍有出入：冠身皆為梁冠形式，但照片上冠頂同樣覆巾，正面卻沒有9龍口的刻劃，只有兩個稍大的孔，其中細部變化尚待考察。

朝天宮副三媽神像（圖二十四）雖無紀年，但除了坐姿，如常見的肖像畫，呈現左手擱到腿、膝之上外，服裝形制與嘉慶媽的雷同，變化僅在寬、窄與簡化、細緻。副三媽肩上搭配同樣裝飾團鳳的天衣，但深刻、浮凸的摺紋轉平，由3條匯集成1條直線，通往肩部。她穿的龍袍袖雖較窄，但所繫的立水山石正龍紋蔽膝卻顯得更寬：兩邊呈現寬度的褶紋更深，從之前呈現鈍角轉變為銳角；袍擺上的褶紋也一樣，自膝蓋落下、向內摺進，略成直角。這樣呈角線狀的表現形式，令人聯想制式化的道光媽，也佐證了媽祖袍服從17世紀中葉到道光年間傾向越來越寬，而步上制式化。

按朝天宮資訊，嘉慶二十四年（1819）興造二媽與三郊媽。前述嘉慶媽即為這年所造，廟方內稱為副二媽，而紀年道光23年（1843）的道光媽則稱四媽。<sup>73</sup>從這些訊息與風貌比較的結果看來，副三媽的製作年代應在1843年之前的道光年間。

朝天宮這4尊神像放在一起比較之後，從袍服下擺越來越寬，裝飾紋風貌從較寫實演變到越來越制式、圖案化來看，朝天媽顯然不是道光時期的作品。題記道光年間重修造的對象，正如廟方以為，可能就是椅座本身。<sup>74</sup>

乾隆天后與朝天媽皆穿龍紋袍，在諸多不同點中卻有3種近似的風貌：抬頭挺胸的坐相，頭冠側邊裝飾高聳、繁複的外觀，以及袍擺不寬、無褶紋。尤其，抬頭挺胸的坐姿和豐潤的臉相也見於「救苦天后」，連稍後、於雍正3年（1725）重刻的「顯聖天后」姿態雖同，但兩頤沒內縮而顯得比17世紀中葉版的「顯聖天妃」豐滿。總結明末到清初的媽祖像，臉相逐漸豐潤的傾向，坐相英挺、煥發的姿態。這種特色仍反映於朝天媽坐像，也因此可以讓人認同，朝天媽雕造年代下限為朝天宮正殿重建完成時期，即乾隆40年（1775）前後。

<sup>73</sup> 2012年8月21日朝天宮文物組紀組長口述，並出示文獻影本；祖媽與二媽、三媽目前僅見著神衣照片，露出一點臉龐無法深入介紹。

<sup>74</sup> 2012年8月21日朝天宮紀組長口述。



## 柒、結論

媽祖傳說自 11 世紀下半葉，以里中巫身份到死後顯靈、庇佑行船，成為中國福建地區地方性神女。第 12 世紀末由夫人晉封為妃，第 13 世紀末因護漕運有功晉封為護國明著天妃，成為全國性航海守護神。15 世紀初媽祖進入道教神仙系統，成了萬事通女神之後，不斷敷演出在人間扶濟疾苦的故事、消災除難的神異功能。這些故事於 17 世紀中葉彙集成一本完整的媽祖傳記，即《天妃顯聖錄》。18 世紀上半葉，媽祖庇佑施琅收復臺灣之後，倍受期待晉封為天后。

開基鎮殿媽與北港朝天媽造形深受服飾影響，她們皆著一件式大袖盤領袍、搭配相同長度的蔽膝，但戴不同的冠飾。開基鎮殿媽冠承襲 16 世紀下半葉以來媽祖神常戴的梁冠，雖有梁數與外觀上翹或圓平的區別，但冠額、冠身與冠頂形制清楚。從毗廬天妃皇妃級的鳳、翟冠轉戴男子梁冠的現象，正反映 16 世紀社會充斥一股叛逆封建禮教的精神，小說、戲曲人物追求愛情自由、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思想。<sup>75</sup>發展到開基媽冠又再拾回尖形花瓣紋，皆由渦形元素組成類似后妃冠飾「翠雲片」，彷彿形成一頂《老君說天妃經》(1414)老君所賜的「花冠」。「翠雲片」既能表現雙重富有變化的蓮瓣，形成蓮花冠，又能借變化如雲的形象成為吉祥慶雲冠。這吉祥意涵與覆蓋拱手悅上裝飾寓意富貴的「牡丹花」應和袍襪下大帶紐端呈現的文字「合境平安」。加上大帶紐垂自胸腹之間，不嫌遮蔽紋飾的佩戴特色，以及 1970 年代修復前照片呈現的彩繪服裝花樣，皆可肯定開基鎮殿媽的天妃造形，而有利廟方說詞：開基鎮殿媽為第 17 世紀下半葉、明鄭治臺時期的作品。

北港朝天媽戴設計巧妙、皇后級的平頂九龍二鳳冠，但龍、鳳增飾於開基媽花冠的基礎上。九條龍的頭排列於冠頂前端，雕出龍的頭、頸部，口皆以小孔繫銜珠滴；二鳳則裝飾於冠身兩側，各銜珠結、振翅飛翔。大袖盤領衣裝飾皇后法定龍紋，外加鳳與折枝花，搭配帝王級的龍紋、山石蔽膝。為了完整呈現蔽膝上的正龍紋，僅露出蔽膝擺下的大帶紐末端，上面雕刻兩「弓」相背的黻紋。比較朝天宮 1819 年的嘉慶媽（副二媽）與 1843 年的道光媽（四媽），並佐證以該廟副三媽，得出媽祖袍服風貌趨向越來越寬。此流行風從圖二十五呈現道光元年（1820）重興造的臺南市大天后宮正殿媽，<sup>76</sup>其大袖龍袍下

<sup>75</sup> 梁琛（編輯），《劍橋中國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2 年），頁 596。戲曲有徐渭（1521-1593）的《四聲猿》與湯顯祖（1550-1616）的《牡丹亭》等。

<sup>76</sup> 臺南市大天后宮的鎮殿媽於 2004 年修復時，發現塑像腹中有道光元年（1820）重興的題記。



的平水紋擺多至 3 個摺紋，反映袍服越來越寬的極致。之後，朝天宮副三媽袍擺褶紋呈角線狀，逐漸制式化的趨勢見於朝天宮四媽，而以朝天宮五媽的造形為最。<sup>77</sup>

參考乾隆年間（1736-1795）的天后圖像，「乾隆天后」龍袍擺同樣無多餘的摺紋；平頂頭冠雖沒明顯表現 9 龍，但外觀風貌相似，尤其兩耳邊裝飾輪廓總體看來高聳、豐富。此外，乾隆天后與朝天媽皆呈現抬頭挺胸坐姿；乾隆天后臉形雖長，但稍瘦的風貌較近嘉慶媽；朝天媽較豐潤的風貌接近雍正 3 年的「顯聖天后」重刻板與康熙 60 年的「救苦天后」。比較下來，朝天媽紀年如殿前龍柱題記乾隆 40 年（1775）前後，且應比「乾隆天后」早。



【圖二十五】臺南大天后損壞後，頭胸部與胸腹下半身電腦合成圖

有趣的是，上述出現天后造形著龍袍的時間遲至乾隆時期，與官方正式記載媽祖「天后」頭銜的時間，也晚到乾隆 29 年間，不謀而合。18 世紀下半葉、身為天后的朝天媽形象影響往後媽祖造像深遠，尤其，她所戴的九龍二鳳冠開啓媽祖天后冠的變化：1. 九龍銜珠滴冠頂，兩側簡化鳳鳥成花穗，如「乾隆天后」與開基天后宮的五媽（崇禎媽）所戴之冠。2. 只表現九龍銜珠滴冠頂，如嘉慶媽冠。3. 九龍制式化成平頂、前垂九旒而被認為冕。

<sup>77</sup> 朝天宮五媽照片參考陳清香，〈北港朝天宮內供像造形初探－以正殿媽祖像和觀音殿觀音像為例〉，於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 年，圖 5、頁 149。



## 圖版目錄

- 【圖一】臺南市開基天后宮鎮殿媽。圖片來源：臺南市開基天后宮提供。
- 【圖二】1970年代修復前的臺南市開基天后宮鎮殿媽。圖片來源：劉文三，1992，《臺灣神像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頁91。
- 【圖三】北港朝天宮鎮殿媽（木雕）。圖片來源：雲林縣北港朝天宮提供。
- 【圖四】朝天媽戴的龍鳳冠側面：梁冠頂排列9龍，耳後飾翔鳳。圖片來源：雲林縣北港朝天宮提供。【圖五】《明會典》上的皇后九龍四鳳冠側面圖。圖片來源：〔明〕申時行等修，1989，《明會典》，萬曆朝重修本，北京：中華書局，頁374。
- 【圖六】《明會典》上的革帶，前面懸掛蔽膝。圖片來源：〔明〕申時行等修，1989，《明會典》，萬曆朝重修本，北京：中華書局，頁367。
- 【圖七】《明會典》上的大帶與青綺副帶。圖片來源：〔明〕申時行等修，1989，《明會典》，萬曆朝重修本，北京：中華書局，頁366。
- 【圖八】《中東宮冠服》中的四袂<sup>袂</sup>袂子，同樣為盤領。圖片來源：黃能馥、陳娟娟，1999，《中華歷代服飾藝術》，北京：中國旅遊，頁340。
- 【圖九】秦良玉盤領右衽寬袖蟒袍，呈現袍身正面平金繡坐龍（蟒）。圖片來源：黃能馥主編，1993，《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7 印染織繡（下）》，香港：錦繡出版，頁30。
- 【圖十】秦良玉紅地龍鳳繡袍，呈現立圓領盤領袍。圖片來源：黃能馥主編，1993，《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7 印染織繡（下）》，香港：錦繡出版，頁30。
- 【圖十一】石家莊毗盧寺毗盧殿中壁畫天妃聖母戴五鳳冠。圖片來源：王素芳、石永士編著，2002，《毗盧寺壁畫世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頁68。
- 【圖十二】明唐寅繪〈王蜀宮伎圖〉局部珠翠雲與牡丹花釵冠。圖片來源：啓功主編，2003，《中國歷代繪畫精品 人物卷：墨海瑰寶》，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頁304。
- 【圖十三】永樂12年版呈現港邊媽祖廟中的「老君天妃1」與隨從。圖片來源：林祖良，1989，《媽祖》，福建教育出版社，頁52。



- 【圖十四】永樂 18 年重刻版，呈現天妃把戴在頭頂上的梁冠改戴於額頭上。圖片來源：王永紅、佟春燕編輯，2005，《雲帆萬里照重洋：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97。
- 【圖十五】《增補搜神記》卷首呈現天妃手持鳥形飾物。圖片來源：林祖良，1989，《媽祖》，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52。
- 【圖十六】穿圓領大袖袍的「天妃娘媽」聽取訴訟。圖片來源：周芑、周路編，1999，《日本藏中國古版畫珍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頁 62。
- 【圖十七】萬曆二十年版（1592）三教搜神天妃圖。圖片來源：林祖良，1989，《媽祖》，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52-53。
- 【圖十八】永曆（1650）刊本《天妃顯聖錄》首頁的天妃神像。圖片來源：林祖良，1989，《媽祖》，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55。
- 【圖十九】《天后救苦靈驗妙經》首頁的天后圖。圖片來源：方行慎編，1721，《天后救苦靈驗妙經》，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
- 【圖二十】臺南市開基天后宮五媽（崇禎媽）。
- 【圖二十一】乾隆年間刊行的《天后圖像》。圖片來源：文堂書坊刻，乾隆年間，《天后圖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
- 【圖二十二】北港朝天宮副二媽坐像雕於嘉慶 24 年。圖片來源：雲林縣北港朝天宮提供。
- 【圖二十三】北港朝天宮四媽坐像雕於道光 23 年。圖片來源：雲林縣北港朝天宮提供。
- 【圖二十四】北港朝天宮副三媽坐像。圖片來源：錄自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灣省政府，1977，圖 4，頁 149。
- 【圖二十四】臺南大天后損壞後，頭胸部與胸腹下半身電腦合成圖。圖片來源：大天后宮提供。



## 參考文獻

舊編古籍：(按年代編)

- 〔宋〕歐陽修、宋祁撰，1995，《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 〔宋〕譚說友，1986，《咸淳臨安志》，揚州市：揚州古籍。
- 〔元〕脫脫等撰，1977，《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 〔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1995〈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收於《正統道藏》，第19冊，洞神部，本文類，臺北：新文豐。
- 〔明〕吳還初編，2004，〈新刻宣封護國天妃林娘娘出身濟世傳〉，陳支平主編以〈天妃娘媽傳〉為篇名，收於《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15）》，北京市：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
- 〔明〕宋濂等撰，1976，《元史》，北京：中華書局。
- 〔明〕王圻纂輯，1974，《三才圖會》，臺北市：成文。
- 〔明〕申時行等修，1989，《明會典》，萬曆朝重修本，北京：中華書局。
- 佚名，1990，《圖繪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佚名，2004，〈天后顯聖錄〉，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14）》，北京市：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
- 〔清〕林清標，2004，〈敕封天上聖母實錄〉，收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14）》，北京市：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
- 〔清〕方行慎編，康熙60年（1721）寶曆辛丑出刊，《天后救苦靈驗妙經》。
- 〔清〕徐松輯，1957，《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
- 〔清〕張廷玉等撰，1974，《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 〔清〕允祿（1695-1767）等監修，1986，〈大清會典（雍正朝）〉，收於《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十八輯》，臺北縣：文海出版社。
- 〔清〕廖必琦，官北麟修；宋若霖纂，1968，〈興化府莆田縣志〉，收於《中國方志叢書·第八十一號》，臺北：成文出版社，臺一版。
- 〔清〕謝金鸞、鄭兼才纂，1984，「重修鎮北坊天后廟碑記」，於〈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輯》，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清〕孫元衡，1984，〈赤崁集〉，《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二輯（22）》，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清〕文堂書坊刻，乾隆年間（1736-1795），《天后圖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收藏。

當代參考書目：

- 王永裕，2002，〈臺灣媽祖造像群圖像藝術研究〉，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素芳、石永土編著，2002，《毗盧寺壁畫世界》，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王永紅、佟春燕編輯，2005，《雲帆萬里照重洋：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石萬壽，2000，《臺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
- 李獻璋（中譯版），1995，《媽祖信仰研究》，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
- 李美娟，2008，〈臺南地區媽祖造像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林祖良，1989，《媽祖》，福建教育出版社。
- 周芑、周路編，1999，《日本藏中國古版畫珍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 吳榮賜，2006，〈臺灣媽祖造像美學研究〉，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徐明福、徐福全，1997，《臺南市媽祖廟之變遷》，臺南：臺南市政府。
- 高春明，2001，《中國服飾名物考》，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 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1997，《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臺中：臺灣省政府。
- 孫機，2001，《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第二版。
- 柴澤俊、賀大龍，2006，《山西佛寺壁畫》，北京：文物出版社。
- 梁琛（編輯），《劍橋中國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2），頁 596。
- 陳清香，1997，〈北港朝天宮內供像造形初探 — 以正殿媽祖像和觀音殿觀音像為例〉，收於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灣省政府，頁 142-162。
- 陳世賢，2006，《臺灣的媽祖廟》，臺北：遠足文化。
-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臺南市政府，1996，《臺南二級古蹟開基天后宮調查研究及修護計畫》，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 莊伯和，2002，〈從臺灣媽祖形相看美感特徵〉，收於林洸沂，《歷代媽祖金身在新港》，嘉義新港：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
- 黃能馥、陳娟娟，1995，《中國服裝史》，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
- 黃能馥、陳娟娟，1999，《中華歷代服飾藝術》，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
- 劉文三，1995，《臺灣宗教藝術》，臺北：雄獅圖書，7版4刷，（1976第1版）。
- 劉文三，1992，《臺灣神像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81第1版）。
- 蔡相輝，1997，〈從歷史文獻看北港朝天宮與笨港天妃廟〉，收於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與臺灣省文獻會編輯，《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灣省政府，頁 430-455。
- 蔣維鈞編校，1990，《媽祖文獻資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謝宗榮，2008，〈媽祖的神格及其造像藝術〉，收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臺灣媽祖文化展》，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顏娟英，2007，〈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2期。

蘇全正，2005，〈北港媽祖廟創建年代的歷史考察—兼論清代臺灣僧官制度之發展〉，收於《空間、文化與鄉土史教育研討會論文集》，彰化縣：建國科技大學。

Ruitenbeek, Klaas. 1998. "Mazu, the Patroness of Sailors, in Chinese Pictorial Art." *Artibus Asiae*, 58(1-4).

Loschek, Ingrid. 1999. *Reclams Mode- & Kostüm Lexikon*. Stuttgart.

Peacock, John. 1991. *The Chronicle of Western Costume*. London.

